



壬申春二月白容朱嘉平以此冊
並仇實甫古粧仕女一幅為贈
酬以四番癸酉夏閏月受恬來
訪後孫屬記始末



文中子中說

凡四冊
十寫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

半矣正觀二年

觀去聲

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

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

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

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

時兄弟

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

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

卷令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

為中說之序

杜正觀二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三年序

又福時於仲

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

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

藏緗帙

細音相帙直質反

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

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

中序一

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

書而亡矣

叔達依遷史人隋書今亡

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

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

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

殂音祖

帝闡悠邈文中

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

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

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

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

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

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執揚

原其

原其

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

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騰祐切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揚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有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

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彙歸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

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
 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去趣
聲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
 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
 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南陵徐乃昌
 校勘經籍記

文中子纂事

河汾肄子王壬

世系

按後漢書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
 位弃冠帶絕交宦達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
 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侯霸遜
 立于霸賜閭殿之遂止以病歸連徵不至以壽終

霸漢徵君
 繫身不仕

殷

十八代祖
 也為雲中
 太守家子
 初而以春
 秋周禮訓
 鄉里

述

十四代祖
 也著春秋
 義統公府
 辟不就

寓

九代祖
 也遭懷
 愍之難
 遂東遷

空

仕慕 容民 爲上 谷大 守見 玄謨 傳

秀

與空 皆以 文學 顯

玄謨

玄載 玄龍 皆從 弟見 南史

玄則

字彥法以 儒術進仕 宋歷太僕 國子博士 江左號王 先生

煥

江州 府君

字彥德宋武帝辟爲從事 元嘉中補參軍領汝陰太 守後終光祿大夫開府儀 閣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 州刺史加都督兼謚莊公

蚪

始北 事魏 太和 中爲 并州 刺史 家河 汾曰 晉陽 穆公

音

同 州 府 君

傑

濟州 刺史 封安 康公 謚 獻

隆

珪

仲華

考易於族父 仲華見世家

字伯高又中子父也 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 千餘開皇初以國子 博士待詔置龍門出 爲昌樂令遷荷氏銅 川遂不仕曰銅川府君

字叔仕太宗朝爲 諫議嘗從子求續 經子曰叔父通何德 以之哉見開郎篇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大業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元徵不至									
門人至									
而遠									
蓋至									
餘人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巳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以著									
依佐									
郎國									
子傳									
士徵									
並不									
就									
越十年	越十年	越十年	越十年	越十年	越十年	越十年	越十年	越十年	越十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觀二年
始亭	始亭	始亭	始亭	始亭	始亭	始亭	始亭	始亭	始亭
又越	又越	又越	又越	又越	又越	又越	又越	又越	又越
正觀	正觀	正觀	正觀	正觀	正觀	正觀	正觀	正觀	正觀
授中說	授中說	授中說	授中說	授中說	授中說	授中說	授中說	授中說	授中說
於仲父	於仲父	於仲父	於仲父	於仲父	於仲父	於仲父	於仲父	於仲父	於仲父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疑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其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鋼川六世矣上黨有鋼川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遇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謹義九篇堂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鋼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交論

中說卷第一

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業

九年自長安歸著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

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

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發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

於記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漢義焉去就適中惟德衰敗吾欲續詩考諸集

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後以正風雅吾欲續書

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

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

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襄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失懸也空反其述詩也興衰

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

之跡明故若焉而皆常中有記事指邪正則法當參當去聲此三者同出於

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職也職同休異故曰分文中

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

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紛亂且亂子不

豫屬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洵然而興曰生

民獻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迄胡賊反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

不與焉命也文中子已死與去聲文中子曰道之不勝

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子孟軻已來董常曰夫子自秦

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

三才五常謂續經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

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嘉

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以皇之名無綱紀之實實焉於度反漢之統天下也其

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與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見上子曰其以仲

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

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

告也告猶貢也貢其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晉

惠帝末車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二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薛收曰始於

晉惠何也惠帝名褒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

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

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王薛收曰然則春秋

之始周平曾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

平王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

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

聖人斯在下矣那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

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復扶又切喪去聲

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

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子曰

曰太而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子曰述元經皇

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

為長孫無忌所恐出為太原太守王代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曰天命

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

後魏德波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

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蓋字處道場帝時為司徒專朝

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曰

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文明人曰然則何憂子

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野之預議者預朝政今言政

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

下無樂也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

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

子援琴鼓蕩之什蕩蕩無網紀文章門人皆霽襟

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

王道卷二

焉哀隋將亡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或利而行之賢人或

畏而行之中人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

賈瓊門人習書至相榮之命續書有相榮之命篇榮曰洋洋

乎光明之業明帝天實監爾能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

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子曰無苟作也

用也越公揚素也食經淮南王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勸勸皆靖君亮問辱

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密辱也言行榮辱子曰

未見門人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密辱也言行榮辱子曰

未見門人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密辱也言行榮辱子曰

化至九變玉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

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

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

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故韶之成也虞氏

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

乎引古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

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禪下禪梁甫以頌秦

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易去聲樂子曰易樂者

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後則子

不深記

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反相子曰杜如晦若逢

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特董常

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補天子曰春生之夏長之上

聲秋成之冬斂之父母得其為父子君得其為

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

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動物自心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

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又未遇大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

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子曰

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誰居乎君音

五舉成

記曰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中后故始之以黍離於

何居申疾弒之周遂燹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

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

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離風在沼子曰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

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其與太極合德神

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

也中子子曰子未二復白圭乎貴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

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天子也道不啻天地父

母通於天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

重施智切吾子汨彝倫乎擬人必於其倫孝逸再拜謝之終身

王道二十五

不敢藏否部部切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

足吉鼎鼎未見不言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

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

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夫子子曰羊祐陸遜仁人也

可使祐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祐督荊州祐緩腹吳人吳之降者欲

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梧諷已子曰今公能為乎

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爾者悅遠者來折

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損也衝直也壘只橫子之家

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

正家以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隋多無功食續書有之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制音切

祿餐于安切

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
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

不可謂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
拜而受弟知生者弟

友也哭寢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
其助故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于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
子曰寬矣量寬曰

仁乎寬之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
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

遠未嘗藏否人物何如藉字嗣宗口
子曰慎矣慎言

乎慎似子曰不知也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
曰仁

之孤猶已也以己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
子曰仁者吾不

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

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
如不得見必也剛

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
薛收問至德要

王道一六

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

道施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
易不云乎顯道

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
至哉易

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舛則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

者也和而有宜曰子登雲中漢雲中郡
望龍門之關

龍門縣河中有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

曰守之以道險不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

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達以見劉孝標絕交論曰

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

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孝標性
見辯命論曰

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
人道廢矣峻又有辨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子曰使

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孟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
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披即墨及言又城者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焉於度反

中說卷第一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

者心可見矣子白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子曰義也清而莊利之所存我從而

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此義傳未見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惠物而勇斷

而博寶實威字文尉寶后從收也曠而肅薛收射曠而志肅瓊也明而賈瓊通明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礼隋隱太白山玄齡志

而密房春貞字玄齡隋房諫微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大雅深

而弘湯大雅字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若逢

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清彥傳皆為僕射或為內史令淹為御史大夫玄齡為可



空徵為大師大雅叔苴皆為尚書官是皆卿相也然或曰董常何人

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動

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

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謹十餘年天下曰仁乎

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王襲襲為

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虛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材子不答伯

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應應璩劉公幹

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白

音若填麋填麋音刷而濁麋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

天地二巨

地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歎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

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旨也於是徵存

三辯得失故小入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

變詩官今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辭是夫子之所痛

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乎哉必也貫乎道

文者苟作乎乎哉必也濟乎義義字之本內史薛公見子於

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

也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知文中子曰士有簞衣鮮食而樂

道者吾未之見也本有率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

直人也徵也遂凝也遂果行也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

遂行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曲李

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

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異端薛收問長

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子河東人問者書老子曰大人

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

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

子曰必先怨乎曰敢問怨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

之心為心孝則知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悌則知推而

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子曰君子之學

進於道齊天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使召子之不

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揚文感龍到楚國公率象陽天下

天地二卷三

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非應天

李密閉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人易為輕易

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

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跋子居

家雖孩孺必狎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慢子曰我

未見知命者也命大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

則知天易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子曰不就

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四者惟義所切惟有道者能之道

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下亡職者罪無所逃天

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子藝亦登場歲不過數石

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
用有節薛方士問葬方士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
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類同有棺无槨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
後代因有不居良田勸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帝
丈尺之制不居良田勸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帝
陵惟漢文及唐太宗无珍室盜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
敬謂不敢无之遠謂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
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禮
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其各言神道達茲三者之
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達茲三者之
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
禮音免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
下也温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為符堅相議赦而青蠅油之
天地二二三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

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季直

子曰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

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淹曰

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常曰願聖人之

道行於時其動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善與

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

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謂文帝見公卿異

子在絳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明人子與

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

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書言至王用朝淫靡左道亦推子曰

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馬名失實叔恬曰文中子

與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

用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將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

蒼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鄉相者十餘人美言蒼生受賜多矣文中子曰三帝三王

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大哉七制之主

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

不許管陶求即怨若章帝赦楚王徙者良也其役簡也其刑清也君子樂其道

公也樂小人懷其生也怨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年天下無

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禮

者王道得則幸漢雜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駁又矣駁禮樂可以不

正乎禮論樂論大義之無甚矣荒蕪音無詩書可以不續乎

續詩續書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舜大也

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

格于後後若無聖安能格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

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君其道亦曠不可制

于下下若有教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

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為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

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

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

大備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

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

以明周公也禮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
曰迷者之謂明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千載
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仁當子曰常也其
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
致用也如此則當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妙萬物
其無有謚之用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
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
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
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或問彼之說子
曰彼道之方也達者无方未達者迷焉故必也無至乎待至彼
道亦未為達者也無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董常聞之
方无隅而神无方聖人与神道並行无所不至董常聞之
悅知道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董常曰夫子之道
自至

天地二已五

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
是無方非至曠惟幾妙乎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知
萬物則女能通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通則何
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无所來去混然圓神若
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
德道猶忘也道大而无所道德高而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
無志則无志求義則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
得是志矣數音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子曰董常時有慮焉謂
淵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
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魏暈慮非時
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顏回魏暈慮非時
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
幽明牧父道衡非幸見戮收道於首陽子於是日弔祭則終
日不笑哀未或問王隱隱字叔敷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子

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謂才多而已若加之識則長具可以知道矣子

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善敘事初王沈撰魏書韋曜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二國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

經而詰衆傳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亦史稱志大抵簡略存其大義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國奚吉反子曰

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好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劉向理穀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梁劉敞好

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子曰蓋九師興而

易道微淮南王聘九入明易者難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天地已六

子曰明皆孔子明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黑

之末也韓詩毛鄭詩毛長注鄭玄義也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二戴因曲意筆論於石渠成禮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弘道

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已所傳有限所得无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

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尺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七代損益終壞然也七代注見上通子謂續詩可以諷可

以達達下精可以蕩可以獨馳獨處无邪出則悌入則孝

上四德備矣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文中子曰吾師

也詞達而已矣推達意而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

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舍君頡訓慕沈默精

如揚雄之文字大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張衡行渾天及地動儀

曰過而不文不文過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

曰我未見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

則仁与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

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可也四者可以先或問魏孝文子曰

可與異化後魏元氏名去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銅川夫人

好藥子之母子始述方伎術非手親丙城府君重陰陽子

天地二卷七

况也丙城府君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異者或費日也

聖人守天地人三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子謂薛知

仁善處俗知仁未見如俗以丙城之子妻之妻七子曰內

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象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

內難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

未詳

中說卷第二

三

